

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嫩江风雪

丁仁堂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6201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嫩江风雪

丁仁堂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工农兵创作丛书(40)

嫩江风雪

著 者 丁 仁 堂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42 印张：2 1/3 字数：89,000

1959年9月第1版

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6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029

定价：(大) 0.17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共收《嫩江风雪》、《玛瑙》、《寄自两个鄂伦春人的身旁》、《春夜》等四个短篇和特写。

《嫩江风雪》生动地勾划了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娇生惯养的姑娘，为了决心改造自己，远去塞北，通过劳动锻炼，和农民同甘共苦，努力争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鲜明的形象；《寄自两个鄂伦春人的身旁》是一幅解放以后鄂伦春猎人们的幸福生活的动人的写照。这些作品，文字清新，洋溢着浓郁的塞北草原的生活气息。

AG34107

目 次

嫩江风雪	1
瑪瑙	21
寄自两个鄂倫春人的身旁	45
春夜	66

嫩江风雪

—

嫩江两岸，无垠的大平原，忽然卷没在风雪交加的旋风里；呼天啸地。树木摇晃着，不断地发出嘶嘶声，没有一只雀鸟能停得住。

农业社的办公室靠着嫩江岸边，玻璃窗上冻结着奇形怪状的冰花。我擦掉一块冰花向窗外望了望，天地间象有无数条长蛇在跌扑着。

“好冷的天哪！”我穿上大衣，整了整帽子。

会计在拨算盘，一边问：“你要上哪去？”

我说：“到六队一个家属家去。”

会计大惊小怪说：“啊！六队隔这六七里路哪！”

我笑了，心想，这个外貌鲁莽的人还挺会关心人哪。于是我说：“那怕啥？”

會計說：“怕大風雪把你卷了去。”

我不服勁地轉身想走，忽然在牆上社員表里發現了一個我特別熟悉的名字：陸雪瑩。

“陸雪瑩？”我惊奇地大聲念道。

“怎麼，你認識？”會計問，一面仍舊埋頭打算盤。

“女的？”

“對。”‘的得的得’的算盤聲。

“社員？”

“對！”‘的得的得’的算盤聲。

“下放幹部？”

“對！對！”

“鼠疫防治站的？”

“哎呀，一點不差。”

我的惊奇和追根究底的詢問，使會計感到奇怪。他算盤也不打了，抬起頭，不解地望着我。

我說：“沒有啥，在縣裏的時候我認識她。”

會計一聽，才從惶惑中蘇醒過來，他“啊，啊”了兩聲，說：“她已經來了兩個月了。”

“她現在在哪兒？”我急切地想見她。

“上江边搶草去了。”會計說。

“什么时候去的？”

“一清早。”

“还有多少草沒搶回来？”

“五十大車左右。”

我心里想，是啊，若是今天不搶，明天就全得叫大雪給埋上。可陆雪瑩能在这样大风雪里去搶草嗎？

我反复地盘問會計，最后他千真万确地說：在大风雪中参加搶草的人，就是我所認識的那个陆雪瑩。

我兴奋极了，更想立刻就能見到她。看看这个南方姑娘現在变成了什么样子。

會計告訴我：陆雪瑩要在晚上才能回来。我就匆匆地出了屋子，徑直往六队去了。

路上，大风雪几次把我卷倒。每次爬起来，我都想到陆雪瑩，她会怎么样呢？于是，我不免站在风雪里向迷茫的江边望去。往日蜿蜒南流的嫩江，这会儿連一点影子都看不清了。

等我从六队回来，风雪已漸漸地小了。大平原也看得清晰一些了。往那极远的天边看

去，就好象天地是鉛板和銀板合成。灰蒙蒙，白茫茫，无限大，无限辽闊。陆雪莹在什么地方呢？

天黑下来了。我急匆匆地赶回农业社。办公室的桌上燃着一盏油灯。会計还在那里撥算盘。

我一进屋就問：“陆雪莹回来沒有？”

会計好象抱歉似的說：“哎呀，她們今几个不回来了，就宿在江边上那个队里。你看，剛才捎来的信。”

我失望地說：“那今晚算是看不見她了。”

二

夜深时分。会計把我安置到办公室的小里屋睡覺。白天那种过分的激动，使我又想起陆雪莹。……

去年秋天，我因公到大賓县去。从四平开往大賓的列車是夜里九点鐘到站的。車到站后我没有立刻出站，因为我随車带来一件行李，所以便到行李房的門口去了。这时候，旅客們都吵嚷着出了站，叫車的叫車，搭伴的搭伴。一陣

喧鬧聲過去，外面就特別靜了。我走到行李房門口，那里站着一個姑娘。看樣子她也是等着取行李的。

這實在是個非常漂亮的姑娘。從她的服飾和她的神情上我斷定，她不是個長期生活在象大賚這樣小縣城裏的人。她穿了一件胸前扣花的白綢襯衫，那花扣得十分精細。半高跟的皮鞋也十分講究。眉毛很細，眼睛深沉、明淨而美麗。從她等着取東西的那種不耐煩的神情里，流露出逼人的驕氣。

我看了她一會，不由得輕輕地吁了口氣。這是個“驕傲的公主”式的姑娘啊！這樣的人，怎麼到這小縣城裏來的呢？我感到奇怪。

正想着，行李房喊我的名字了。我剛從窗口把行李搬出來，里边就又喊這位姑娘。她從窗口里取出來的東西是一籠小白鼠。啊？這是一籠給人玩耍的小白鼠！我不禁鄙夷地看了那鼠籠和那姑娘一眼，挾着行李匆忙走出車站。

外面恰好還等着一輛馬車。

我上了車后，那個姑娘也趕到了。趕馬車的邀她上車。她不耐煩地看了我和車廂一眼，

沒有立刻上車。她遲疑着，向四周看了一眼，大概是因為沒別的馬車了，她終於勉強地歪着身子上來。她這種神氣引起我的厭惡和戒備，我把身子緊緊地貼近車廂的木板，竭力地表示對她敬而遠之。

車站離县城大約有六里多路。

我們趁月夜趕路。趕車的是個樂觀、豪放的小伙子。車上了大路，他便很狠地搖起了鞭子。可是，那姑娘立刻制止他，大聲地說：“別驚了我的老鼠！”

她的話帶點南方口音。趕車的听不懂，還是搖鞭子。她幾乎喊起來了：“別驚了我的老鼠！”

趕車的小伙子緊忙停住了車，扭過頭來呆呆地看着不走了。這時候，我只得告訴他：“別驚了這位同志的小白鼠。”

他很有意思。“啊！”了一聲說：“好，那就慢一點兒走？”慢走一會兒，他就不耐煩地問：“同志，你那小老鼠是做什么的，那麼嬌貴？”

那姑娘說：“試驗鼠。”

我插嘴問：“同志，你是鼠疫防治站的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你是什么地方人？”

“海南島人。”

“那是个美丽的島子。那里出椰子吧？”

談到她的家乡，她好象有些兴奋了。她說：
“那里有椰子林，象这边的榆树林子一样密。”

我又問：“在海南島上看沒看見过大鯊魚？”

她說：“那不常見嘛。”

話，越談越多了。她不象剛才那么矜持了。然而从談吐中，她仍然透露出那种过慣优裕生活的人所有的嬌气。

馬車到了县府招待所，我們便分手了。这是
她給我留下的第一次印象，并不十分好的印象。

后来，我在县里的公营食堂里常碰到她。熟了之后，知道她家在海南島，父亲是一个打鯊魚的漁民。然而，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乡，在上海她一个姨姨家讀書。她姨夫是个英国留学生，因而姨姨家的生活一副洋派。什么吃大菜啊，听爵士乐啊等等。解放后，她随着姨姨家搬到北京，在一个卫生学校讀書。由于学校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，她的嬌生慣养的坏习气已經改了很多。姨夫参加了革命工作，也朴素多了。

然而，姑娘的那种爱吃零食的习气还没有改掉。在北京，东单、西单、王府井大街的高级茶座菜馆她都逛遍了。

她能毅然到这个北方的小县城来工作，在她说来已经是个大进步。而且，从熟悉她的同志那里了解到，她来大赉工作确实是出于自愿的。她说她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。也确实克服掉了一些坏习性，然而还留下不少。……

后来我离开大赉了。陆雪莹给我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：她聪明，但情感脆弱。这个印象仍然不能算是个好的印象。

这样的人，我会在嫩江渔村里再遇到她，而且知道她冒着风雪去抢草，知道她要长期地在这里当个社员，我不能不感到激动。她现在成了什么呢？

三

早晨起来一看，哈，真是千里雪原，一望无边。太阳升起来了，大地显出无比庄严肃穆的美。

我刚刚吃过早饭，就听孩子们在外面喊：

“搶草的爬犁回來啦！”我出外一看，果然七、八張大馬爬犁衝着雪浪跑進村里來了。我站在道口上激動地等着。

一張爬犁過去了，沒有陸雪瑩。第二張爬犁又過去了，還沒有陸雪瑩。在第四張爬犁上我看見了陸雪瑩。我一喊，她“霍”地從爬犁上跳下來，跌了一身雪。

我第一眼就看出她變了。首先服飾變了。她穿了一套青灰色的厚棉襖，外面套了一件破羊皮大衣，頭上戴一頂狗皮帽子，腳上綁了雙皮靴鞋。這是地地道道的嫩江人打扮。這種打扮使對我立刻產生一種親切的感情。我一時說不出話來，只是高興的望着她。

她也高興地對我說“到咱們隊里去吧。我好好和你談談。”

“到咱們隊里去吧”，這是一句多么親切而又樸實的話啊！她這麼自然地說出這句農民的普通話，使我深刻地感到：這個知識分子的感情已起了變化。

回到隊里，陸雪瑩就忙起來了。一邊跟女社員們唧唧嘎嘎地逗笑，一邊忙着打掃靴鞋上

的雪。之后，她又忙着找刀破秫秸編席子，一边忙着对我說：“在县里写了好几張申請書，領導上才批准我下乡。”

我問她：“你們单位来了几个人？”

她感到特別榮幸地說：“就来我們八个。”

“怎么样，干得慣嗎？”我問。

她的臉突然紅了，說：“开始，干不慣……”說到這里，她停了一下，接着很着忙地說：“这样吧，我要干活啦，你也很忙，等晚上我再和你詳細談談吧。”

“我要干活啦”！這話仍然是普通农村姑娘的話，她說得这么坦率、直爽。

于是我很快地和她約好時間，便上社里去了。

在社里，我恰好碰上了一个熟人。他在县人民委员会工作，也是下放到这里的。我和他談起陆雪莹，他說：“哈，这位女同志可有意思哩！在机关一心要下来。到了社里沒两天就鬧着要回去，說她有三不慣：热炕睡不慣，大醬吃不慣，廁所用不慣。”

我着急地問：“那怎么办哩？”

“怎么办，老队长跟社里一合計，說：既然不愿意耽在咱們这里，那就套輛大車把同志送回去吧！大車套好了，喊陆雪瑩上車，她又羞得不回去！这使大家别扭透了。但社員們沒有一个冷眼看她的。老队长和他老伴就象对待亲闺女那样关心她。这姑娘就更加不好意思了。自己也有些懊悔，可是不肯承認錯誤。三憋两憋，憋出病来了。她病倒那天晚上，队里緊張极了。派八个社員輪肩抬她上区的医疗所去。老队长亲自跟在后面，一会对抬担架的說：‘要穩！女同志抗不住悠蕩。’后来听陆雪瑩自己說，那天晚上她虽然發燒，心里却明白。她一睜眼，看見八个人都累得直喘气，心里难受得真想跳下来。从前听过多少抬担架的故事，那都是抬的英雄。可是，自己鬧情緒鬧病了，还劳累这么些人抬着，她感到万分的內疚，在担架上默默地下了决心：病好了一定使勁干活！”

我又插上問：“病好了以后怎么样？”

他說：“还算是个要强的姑娘。病好了以后沒歇过一天工。現在飯也吃得多了。晚上往热炕上一倒就睡着。我是做支部工作的，最近她向

組織上表示，她一定能經得起黨的考驗，認真地鍛煉自己。我相信，黨的教育和勞動鍛煉會使這個姑娘成長的。她已經在這個共青團支部申請入團了。”

我意味深長地說：“改造象陸雪瑩這樣的知識分子，是要費一番周折的。”

晚上，我看見了陸雪瑩。她很抱歉地對我說：“哎喲，對不起！我要去教夜校！等下了課咱們再談吧。”

我笑着說：“不用談啦，你的事我全知道了。”

她奇怪地問：“什麼事？”

我說：“象套車啦，抬担架啦，……”

她猛地明白過來了，“是哪個耳報神這會兒就把它都告訴了你？”接着，她爽朗地咯咯笑了起來，一溜煙跑出去了。

我也跟了過去。夜校的房子裡傳出她和許多青年男女的聲音，是嚴肅而和諧的讀書聲。這聲音給這個大荒原上漁村之夜，平添了不少生氣。這聲音將會一天天地使得陸雪瑩改變，使她的聲音、感情和那些粗獷，明朝而樸實的感情融為一體。